

浙江文叢

方孝孺集

〔中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方孝孺集

〔中冊〕

〔明〕方孝孺 著 徐光大 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方孝孺集卷十一

書

復鄭好義書三首

一

景常來，辱書見招爲山中之遊，適賤疾未可出，未獲承教。月初欲到邑與醫商議服藥，當取道石室到精舍聽高論也。朋友日少，鄙心豈敢一日忘諸公耶？願各勉旃，使斯道不至於落莫，拳拳之望也。伯禮齋丈昆季前，幸爲致意，餘懷非面言莫究。不宣。

二

惠書以先府君學行不傳爲僕責，吾兄辭業不修爲僕罪。始而恐，既而惑，已而思之，斯二事也，固有任其過者，而非菲陋無狀所敢任也。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，既竭其志力以爲養，迨

其歿，思其姓名德烈不昭于天下，於是修身飭行，務自樹立，以顯揚之。善稱于時，功及于人，使人推其所本，而歸德於其親。曰夫人之所立，其父之教也，而其親之名以傳。若孔子孟子於古昔聖賢遺佚，贊述之者衆矣，而未嘗一言及其親。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？知夫己之所立者大，親之德不待言而顯也。己可以言之，而且不言，況肯以人之言爲重乎。若夫以人言而傳者，自漢魏以來銘墓者始。然其初也，作於門生故吏，故其事爲可信，其後門生故吏不敢自作，則請於世之聞人，其文苟傳，則其事亦因以不忘。僕於先公，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，在門生之列；學業固陋，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。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爲親名者，吾兄之所知也。今不以自責，而責之僕，無乃非其任也乎？

且僕求於吾兄者，古人之學也。古人之條教具存，其事始於通萬物之理，而終於盡性知命。始於正身及家，而終於仁民育物。由少至老而不以爲遠，由中人至聖賢而不以爲誣，有未至焉，自訟於心，有未講焉，資益於友。未嘗敢乖本末之叙，而施怨於人也。今吾兄所圖以顯親者，不以道，而曰以辭。所引以爲未至，而歸罪於僕者，亦不以道，而曰以辭。如果以美其辭而已，則亦奚取於學，而僕焉敢承是罪哉。雖然，僕交於吾兄幾何年，而吾兄之期於我者，辭也，取益於我者，辭也。則僕之爲罪可知矣。

嗟乎！僕少之時妄自許與，謂聖賢之道爲可速成。學不得其術，企而望之，茫然無所歸。行乎衆人之途，恤恤乎其自悲。先人之歿，天下未有所聞，每一念之，若不欲生於世。是心也，

其與吾兄有異乎！夫內不足光昭其先人，而謂其言可以取重於後世，人皆知其不能也，吾兄何辱命焉。雖然，繼自今不敢不勉，吾兄其益懋乎古人之學，相與講其非是，而惟道之趨，則僕之獲罪於吾兄者，尚可贖于他日，而吾二人先德之傳，其必有在矣。幸安之無遽。不宣。

三

前日相聚雖甚歡，而談道講古之餘，時雜以嘲謔，私心頗不喜。以爲謔雖古人所不廢，然不若無出諸口之爲美。故嘗僭爲吾兄規之，臨別時又以相屬。蓋朋友之義在我者宜然，而言之從與否則非所敢與也。茲辱惠書，陳述夙昔摠發志意，惻然引咎，詞義懇篤。且謂自此當絕不復爲，覽之驚喜，不能自己。夫以吾兄之信道嗜學，於改過之勇，特其細事，固不足異。而未免於驚者，蓋習俗益降，交友以諛說爲忠愛，間有及於其身，剗切過闕，輒頽爾變色，以爲發己之短，或陽受而陰疏之。今不特不加以怒，而引咎，不惟不忍疏棄，而又歸德焉。此其越於衆人也遠矣。且片言之失，未爲深過，使好辯者處之，必援引古人以自解釋。不笑之以爲不足聽，則忽之以爲不足改，不務自訟，而謂同浴譏裸者，雖名士大儒不能免此。今吾兄獨痛自懲創，若負不潔然，惟恐刮滌之不亟假，而事有大於一言者，其有聞人之言而不改者乎，僕之所以驚且喜者此也。

然吾兄之意則美矣，而書復謂自歸鄉里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，故德不加進，此於義爲未

善。孔子曰『三人行必有我師焉』，又曰『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』，聖人之厚鄉黨，而不敢誣衆人若是。近時士大夫喜高自大，瞋目抵掌，有孩撫一世之態，皆棄於孔子者也。僕甚閔之甚厭之，每自省察，恐或蹈其失，以爲狂愚之歸。故與人處，未嘗敢萌慢易意，雖號爲無知者，亦與爲禮，務盡其情。蓋資性才器之不齊，其勢然也。所貴乎君子者，以能兼容并蓄，使才智者有以自見，而愚不肖者有以自全，故天下無遺棄之怨。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，則吾亦將爲人所斥矣，勝己者寧肯容我邪？寧海雖小邑，著籍之民至三十餘萬，才且賢者必衆矣。如僕者安足道，今以僕故而卑鄉里之人，甚非所望於吾兄也。夫因人之見信，求辭語之過，而言之不止，其跡若好勝者。然能受言如吾兄，倘隱默所疑，而不以告，則爲不知言而失人矣。故終一發之，惟吾兄察焉。

《正蒙》一書，乃張子窮深盡變之論，間有可疑者。先儒已言之，學者信其易知者，而缺其難通處，可也。必曰定是非得失，置去處於其間，則烏乎敢。若編集成書者以《參同契》、《陰符經》置諸《太極圖》、《通書》之末，此則甚非朱子本意耳。熱甚喜雨，躬書不謹，餘留面談。不宣。

與章伯禮書

足下奮不溺於流俗，眇然深思，欲以禮義振其家聲。收既析之昆弟，合爨而食，爲制成法，

以淑後人，此世之所僅有者。僕雖庸陋，固願觀德于左右，以佐末議，相其不及，導揚盛美，爲閭里光榮。況足下有意乎振之，其何說之敢辭。然不幸爲祖母所棄，雖逾時越月，以歲事之不易，柩猶在堂，未獲襄舉。方從父兄之後，抒晨夕之哀。徒奉教命，冒以衰服請見，則人謂我何！以吉服請見，則葬尚未畢，釋哀凌禮，諒亦非足下所以招之意。是以仰德雖深，而未敢承命者此也。抑足下見招者，豈以於聖賢君子之道不有聞乎。僕學甚陋，言甚訥，使胸中果有所蓄，造次未能發明，而況真無有邪。終日與人居，未嘗一啟口，或稍啟口，輒觸人而共曄之，坐是自懲創，彌不樂言語，縱欲時出片言，料無明其旨者，復斷舌中止。足下雖雅好士，將焉取於此乎，雖然，於足下則不敢隱。

蓋自古非言之難，能知言者難也。知言固難，而能行之者尤難也。足下所欲則者，金華鄭氏。鄭氏之師太史公嘗爲僕言，鄭氏初合食甚久，而元之中世有曰某卿者，勇於適義，於人言無不立行，其心所嚮，萬夫莫能回之。以故其所爲事，多數百年士大夫家所未能行者，卒能大合其宗，暴其聲光，赫然揭於天下，聞於後世。國史之法，王公之貴，苟無足稱，皆擯而不錄。而鄭氏以布衣參名其籍，于今三朝，果何以致此哉？勇於爲善，而知輕重之分故耳。其所爲法，足下既已得之矣。能師其勇而力於行，雖無待於法可也。人孰不樂告以善，苟信之未篤，執之未堅，一以爲可焉，一以爲否焉，則雖僕亦何能爲。

然僕觀世之人，不肯爲善者，誠不達耳。吾鄉雖小邑，富且貴者亦間見于時。未涉數十

年，人已不知其姓名者多矣。此真賈豎之智，烏足道哉？足下獨能知其非是，爲子孫垂久遠之業，自茲以往，苟能益行所聞，俾義聲光于四方，則僕也爲足下之里人，亦預有耀矣。當可爲之時，願加勉旃。僕他日獲至於終喪，敢不承足下之命，尚當誦其所學，與足下講之。

與趙伯欽書三首

一

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，可友者衆矣。於同郡得一人焉，曰林右公輔，尤僕之所敬者。公輔氣高而才敏，於人鮮推讓，視人行行然，有不滿之色。前與僕書，獨稱足下、陳元采文。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。近入臨海見公輔，公輔說足下尤詳。公輔之友張廷璧不相見者七八年，其人奇偉，不肯苟伏人，至語及足下，必稱善。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，心已傾之久矣。今乃承惠書，爲論甚大，爲辭甚達，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。反覆覽繹，嘉二子之確於取人，喜吾黨之士果有足望，喜發於中，而見於外，如獲大呂九鼎，而載以歸也。

僕嘗怪近代道術不明，士居位則以法律爲治，爲學則以文辭爲業，聖賢宏經要典，擯棄而不講。百餘年間風俗污壞，上隳下乖，至於顛危而不救者，豈無自也哉？私誠恨之，不自知其不肖，亦欲有所發明損益，以表著於世。而習俗卑下，學者怙於舊聞，不復知有學術，竊竊詡

詡，苟且自恕。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爲，或才高而沉溺不返。可與言斯事者，惟公輔耳。公輔每與僕言，未嘗不嘆朋友足望者之少，而有意於足下也。書之所陳，謂近世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，而有取於僕，僕無能之詞，豈能過於近世哉。使真有以過乎人，則亦藝焉而已，而足下安取乎是。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，足下知其故乎？非其辭之不工也，非其說之不詳也。以文辭爲業，而不知道術，雖欲庶乎古不能也。知道若行路然，至愈遠則見愈多，而言自異。今欲至乎窮谷者，言其所見，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蟲魚之狀而已。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，見宮室之壯麗，車馬之蕃庶，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，其言豈不有間哉？故聖賢文辭，非有大過於今人，其所以不可及者，造道深，而自得者遠。恒言卑論亦可爲後世法，非剽襲以爲說者之淺也。唐之諸儒，惟韓子爲近道，其他俱不若宋。宋之士，以言乎文，固未必盡過乎唐，然其文之所載，三代以來未之有，漢何足以方之。今人多謂宋不及唐，唐不若漢，此自其文而言耳，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，而揆其實也。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，宋爲上，漢次之，唐爲下，近代有愧焉。

斯道之盛衰，其端微矣，非明智睿達，不能知之。足下何知之蚤邪！雖然，足下之論近代，信當矣。抑僕猶有說焉，世俗之患，忽見而尊聞，己之識既不能決是非醇駁，互相承傳以白爲黑者，皆是也。足下言之，而僕聽焉，則謂足下謂知言士矣。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，則無乃以足下爲方人好高，而爲驚世之論乎？惟君子之所守，不以毀譽而變。苟慎所言而力於行。以古之聖賢爲準，而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，則古人且將畏足下，近代安足并乎？又僕爲

吾郡喜者，寧獨若今而已乎。久不談，感足下勤厚，聊以此奉報。適有疾，不能躬書，惟恕察。

二

自足下別去，屢辱枉問，懷欲裁答，而居處僻左，不與往來者相聞，念雖寄書，必不能達；又意足下在太學，與天下英俊相講切，言道理文章者如林，日有所得，以開拓其智識，僕縱欲有言，豈能出足下聞見之外哉。以是執筆伸紙，而復棄去者數矣。

近復承書，懇懇然以弗獲相與問學爲嘆，如僕之獨學寡徒，固當發此嘆於足下，而今乃反施之於僕，足下之意則厚矣，顧僕豈其人哉。僕於人事都不通，獨古聖賢之書則若與己意合，時或有所是非感發，輒寓諸文辭以自見。當時君子不察其愚，而謬加寵引，以爲可教，坐是得虛聲於時，而亦以是不能及聖賢之門戶。每觀古人道德事功之盛，慚悔攻中，若無所自容，以是深自懲創，不敢有所作。夸辭游辯微有與舊時類者，亟毀棄之。默坐一室，溫習四書五經，求其微意之所在，大法之所寓，察諸身心而驗於事爲，蓋欲自致於寡過之地，而推其餘以及人。其私指若此，而未知其能至乎否也。

足下以卓越奇毅之才，志之所向何所不達，然所宜慎者，在乎無蹈僕之所悔，而求古人學術之大全耳。古學之弊，莫甚於近代。爲士者，以文辭爲極致，而不知道德政教爲何事，爲治者，以法律爲極功，而不知仁義禮樂爲當行。士習益卑，而治效愈下。此豈古人所望於後世，

天下所願於君子者乎？如僕之鄙陋，既無可用於時，故深欲爲朋友言之，庶幾復見古人之盛，使聖賢之學衣被海內，固有志者之所樂聞也。

林左民爲學，近復何似？王微仲兄弟一至於此，可哀！金陵城中數千萬人，惟此二人可語耳。趙彥殊近在何處，聞已見其文，得無與僕昔時所稱異乎？要知如此輩人皆不易得，能益求其大者，則甚善，若止以己能者爲足，則可惜也。太學之士與足下善者爲誰，亦有相箴規者否？僕近得陳元采書，頗有一二語見教，殊喜之不忘。足下有所見，須以教我，僕感之深，亦不敢隱也。

三

望雨久甚，茲偶得雨，又得陳元采至，獲足下所惠書詩，此三事有巨細，其爲喜，於僕均也。天下學術靡靡，日瀕于壞，非大賢異才，不足振之。僕憂之甚於旱，可望者，非足下輩而誰耶？才高識明，而嚮道篤義如此，斯僕所以喜也。能繼是心，愈進而不怠，則可喜又必有過於今者，將天下同喜之，而僕安敢私焉。

答王氏交幣

使至，伏辱賜書，且有以惠之。執事之意則厚矣，而僕則甚不安。昔者嘗學諸師，而竊聞

聖賢之道，蓋取與之際，（缺）君子慎守而不敢越。不宜取而取者非義也，不宜與而與者亦非義也。士無取於人之（缺）者，有賜則受之（缺）者，有贈則受之。舍是而受，則離乎義也。離乎義，不得爲君子。執事臬布雖足以周人，然義不宜以見賜，明達雖足以知人，然（缺）賜接教誨之日淺，義不敢以爲知己，而愛於（缺）苟輒受之，是忘義也。執事所以過聽而加愛者，謂頗知義耳。謂知義而忘義，豈執事見禮之意乎？執事方以義合族，義聲播於遠邇，因加愛於人焉，而違乎義，恐非執事所（缺）居也。故敢固辭。若以僕嘗有文以美盛德，而欲以爲報，尤所不宜然也。僕昔之有言者，政所歸美於義也。言出於義，故人信而無疑，使酬以利人，將謂餌乎利而有言，非惟僕不敢當，恐累執事之高義，惟執事圖之。（多缺）

答張廷璧書

辱寄詩五篇，且誘之使決其可否。足下之意良厚矣，然僕昧陋無識，豈足知可否之所在邪？意之厚而不答，則人將以爲隱，答而不能稱見屬之心，則人將以爲妄。妄，過也。而隱過之尤也。足下吾友也，固將有以正吾過。試妄言焉而求正之，可乎？足下之詩刻削森秀，爲世俗異味，其辭信奇矣。苟得此於世俗之士，方推譽之不暇，而僕安敢言。今足下眇然有志乎古，凜乎其非世俗之人也。倘不以古人之所至者爲準，則爲卑足下矣，而僕安敢不言。

蓋古人之道，雖不專主乎爲詩，而其發之於言，未嘗不當乎道。是以雅頌之辭烜赫若日

月，雄厲若雷霆，變化若鬼神，涵蓄同覆載。誦其詩也，不見其辭，而惟見其理，不知其言之可喜，而惟覺其味之無窮，此其爲奇也，不亦大乎！而作之者初非求爲如是之奇也，本之乎禮義之充，養之乎情性之正，風足以昌其言，言足以致其志，如斯而已耳。後世之作，較奇麗之辭於毫末，自謂超乎形器之表矣，而淺陋浮薄，非果能爲奇也。稚子刻雪，以爲娛目之具，當其前陳，非不可喜，徐而察之，蕩而無遺，尚焉取其爲奇也哉。足下之爲奇，固非此類，然旨近味漓，乏和平醇厚之韻，得非所質之本未甚充，而從事於奇麗之末故邪？不本之務，而求攻於末，是猶棄木之根，而蟠其枝以爲美，欲其華澤茂遂，弗可得矣。故聖賢君子之文，發乎自然，成乎無爲，不求工奇而至美自足。達而不肆也，嚴而不拘也，質而不淺也，奧而不晦也，正而不窒也，變而不詭也。辯而理，澹而章，秩乎其有儀，燁乎其不朽，而文之奇至矣。然聖賢君子曷嘗容私於其間哉。盈而流，激而發，不求而自得者也。

足下於此固已知之矣，而出言命意，未免有艱苦澀滯之態者，求於言，而不求於言之所從出，無惑乎其難也。今天下學者靡靡焉，惟習之所同，潛竊陽剽，無所顧忌，以爲能詩，不可勝數。欲其知所趨向，由大路而不失驅馳之節者，舍足下莫先焉。而僕猶僭有所言，多見其妄也。雖然，不知而妄言，僕誠過矣。使妄言而偶有益於人，豈非好古者之所樂聞乎？昔有貴人之子，病蠱而求藥於醫。醫偶出，其妻以毒鼠之藥付之，貴人之子服而且泄，既而疾良愈。自醫者言之，其藥信妄矣，自愈者言之，孰知其妄與否乎？

僕嘗怪風俗頹巧，相師爲佞，至於朋友亦以諛悅爲忠。近得陳元采書，殊有箴教之益，切中吾病，爲之喜而忘食。如吾子所戲，粉飾繪畫，以爲古人復生，令人慚恨。□□□□□□歸乎庸衆人之域。今得元采，而後知之，所望□□□□□□之兄愛也，無以爲報，適有近詩十章及《勵志詩》十章，今以寄元采，足下幸一閱之，以僕之懷元采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以爲教而不怪其爲妄發也。

五詩中《哭許士修詩》最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之他詩用韵，多有與古人異者，行辭有未妥帖者，考之漢魏諸作，必自得之，此特末失耳。苟得其本，當知鄙言果非妄也。

與友人論井田書

僕向者僭不自量，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，墜地已久。見今國家法立令行，寔足以乘勢有爲，舉而措之，無所難者，故著論井田之事，可復不疑。僕雖不才，亦嘗三思之，而熟究之，非偶爲是夸談也。然每患有志者寡，無與論講明之者。始見吾子，行淳貌古。心獨慕焉，以爲可語斯事，故出而示之，意吾子異於流俗人。今吾子乃不察其道，而橫爲異辭以非之，謂不可行於今，此流俗人之常言，僕耳聽之而幾瞶者也。吾子安取而陳之哉！

且人之言曰，古法有不可行於今者，若井田是也。斯言甚惑也，古之時席地而食，手掬而飲，歃血而啖毛，衣皮而寢革，爲巢爲窟以相居，拍手鼓腹以爲樂，此其不得已也，固不若後世

宮室鐘鼓，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。若此者，非惟不可行，亦不必行，以其非中制也。若井田者，更三四聖人而始大備，酌古今之中，盡裁成之理，生民之巨方，禮義之所由立也。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，風俗美於今，上下親洽過於今，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，曷爲而不可行哉？

人又言曰，禹之洪水，桀紂之暴虐，人民稀少，故田可均。夫古之時，人民之衆後世莫及，井田雖未行而人所利賴，其端已見矣。桀紂之暴，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。湯武誅其君而已，非若戰國秦漢之際，殺人盈城野，民何爲而少哉？今天下喪亂之餘，不及承平十分之一，故均田之行，莫便於此時。

而吾子乃援王莽嘗行證之，以爲不可，益謬矣。且王莽之亂非爲井田也，欺漢家之老母，而奪其璽，稱制於海內。海內之人憤怒，思剖其心而食之，故因變奮起。使莽不行井田，海內亦亂，莽亦誅死，於井田何有哉！吾子又謂漢唐不行，今欲行之難矣。尤非知本之論也。漢唐不行者，非不可行也，未嘗行也。漢高祖之世可行也，而時無其人導之，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，而魏徵之流未知先後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。孰謂不可行也。

流俗之謂不可行之者，以吳越言之，山溪險絕，而人民稠也。夫山溪之地，雖成周之世，亦用貢法，而豈強欲堙卑夷高，以盡井哉？但使人人有田，田各有公田，通力趨事，相救相恤，不失先王之意，則可矣。而江漢以北，平壤千里，畫而井之，甚易爲力也。東海有魚曰鯢，身如丘山，動則雷震，游則濤湧。橋井之蛙，未嘗識也。伸其股而自托曰，東海寧大於井乎？鯢魚之

大孰若吾股乎？今未知天下之故，而曰井田不可行者，是橋井之蛙之類也。

且僕鄙固之意，以爲不行井田，不足以行仁義者，非虛語也。仁義之行，貴人得其所。今富貴不同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，下足以鉗小民之財。公家有散於小民，小民未必得也。有取於富家者，則小民已代之輸矣。富者益富，貧者益貧，二者皆亂之本也。或難僕以爲陳涉韓信非有陶朱之富，而豈富者爲亂哉？以此論井田，疏矣。是殆不然，井田之行，則四海無閑民，而又有政令以申之，德禮以化之，鄉胥里師之教，不絕乎耳，苛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，何苦而亂乎？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，一區之田，不仰於人，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，何暇反乎？僕故曰井田之廢，亂之所生也。欲行仁義者，必自井田始。

吾子欲舍井田而行仁義，猶無釜而炊也。決不得食矣。夫不以釜炊，雖愚婦知其不可，不以井田爲治，士大夫安之，豈智顧不如愚婦哉？抑習俗之移人也，俗之降衰，日趨而日下，特立而不變者，惟豪傑之士能之。吾子儼然在縉紳之列，不務明聖人之道以淑來者，而非先王之制，甚爲吾子不取也。僕訥不善爲辯，性頗質，又不喜爲媚，故直以故告吾子。孟子不云乎：『不直則道不見。』然則僕亦非過也，將以明道也。吾子倘有疑於心，當以見教，僕尚能終其說。不宣。

與黃希范書

教類俗變以來，士君子不復知學術之大全。足己而自畫，安陋而習惰，謙益虛遜之道消，而驕慢荒怠之風熾。吾兄以敦篤之資，濟以英敏之識，學足以致其所當知，文足以暢其所欲言。而能忘己之長，而下於少，舍己之才而問於愚，汲汲然如不及，此固于今之所罕見，而學道者過人之節也，顧僕豈足以承之。僕自視資甚陋，業甚淺，無趨走唯諾之才，有樸訥魯鈍之累。希世應時之人，見而不嗤鄙之者，鮮矣。而將何說，以副吾兄之求乎？抑乖於時者，必有合乎古，異於俗者，必有同乎道。吾兄誠不爲俄頃斯須之計，而有志乎聖賢之用心，則僕竊嘗聞其一二矣，焉敢卒讓焉。第京府見辟，迫趣上道，雖欲攄吐蘊蓄而無由。千里遣徒，贖以束帛，而缺然無以報，不勝愧怍。吾兄少加容察，則可以爲報者，尚有俟於他日也。

答閩鄉葉教諭書

郡守王公至，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爲詩集序，且俾有述焉。物之美者，無所待於外。有待於外者，皆持不足之心者也。照乘之珠，盈尺之璧，不幸而置諸泥塗瓦礫之中，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。及識者得而有之，雖棲之於故篋，襲之以敗絮，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。若夫藉之以良錦，韜之以言文匱，盡飾乎其外，而彰其美以示人，則其中之所存者，可知矣。執事之詩